（凌冽的寒风吹过空旷的大地，风中传来血腥的气息，天边传来巨龙愤怒的嘶吼声。天空是黑色的，下着淅淅沥沥的元素之雨，不，那不是黑色的天空，那是恶魔张开了他漆黑的翅膀。）

（丑陋的坠天使举起手中淬着地狱之火的巨剑，邪恶的火苗顺着干裂的土地蔓延，神圣的龙骑士举牌格挡，却抵不过魔鬼的炙烤。他们尖叫着，哭喊着。神圣之塔上，穿着纯白铠甲的圣女苍白着一张脸，举起双手探向天空，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开，她在说……）

“伊莱沙伯……”

“伊莱沙伯……”

“伊莱沙伯！！！！”

我：是的，百基拉夫人！！！

（我“噗”地从椅子上弹起，在百基拉夫人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中故作镇定地擦了擦嘴角。清了清喉咙。）

百基拉：那么，伊莱沙伯小姐，请问在圣战的第七日，神圣无比的光明神殿之上，圣女叶卡捷娜殿下做了什么得以挽救了整个大陆呢？

我：……额……这个吧……叶卡捷娜……圣女她……她……

（百基拉女士的眉毛深深地皱了起来，严肃到刻薄的脸上显露出了不满的表情。她抿了抿唇，正要出声。）

内奥米（小声）：圣女使用了禁咒，献祭了……

我：啊对，圣女殿下使用了禁咒，献祭自己的生命向天父诉说了大陆的惨状与恶魔的暴行，慈仁的天父为她的行为所震撼，派下了大天使长米迦勒进行了天罚。大天使长挥动着他圣洁的六翼，手持象征着罪与罚的审判之剑将坠天使路西法和他的追随者们驱逐到了灰暗无边的地狱，结束了七日的圣战。

百基拉：好的，伊莱沙伯小姐，我必须要说明，在内奥米小姐的帮助下，你终于是不负众望地回答出了我所希望听到的内容。那么现在请你坐下，整理好你被口水润湿的课本，并将书本翻到第七百二十八页，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光明天使的职能……

（目送着远去的百基拉女士的背影，我呐呐地笑了笑，和旁边的内奥米对视了一眼。内奥米俏皮地吐了吐舌，光洁的脸上露出了两个可爱而迷人的小酒窝。早春的风轻柔地吹拂着白色的纱帘，几只白鸽落在教堂楼顶的十字架上互相梳理着羽毛，远处传来了报时的钟声。此时春光正好。）

（其实无论你相信与否，我必须要声明，我本来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很难逼迫一个从小沐浴在唯物主义光辉洗礼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去相信驱动世界的并不是科技，而是元素和魔法。但是很遗憾，一切都成真了。在一场诡异的坠机事件后，我穿越到了这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但是却有龙族精灵等等不科学种族的神奇大陆之上，成为了铁匠维拉唯一的女儿，和父亲长得丝毫不相像的，身材瘦小但天生神力的伊莱沙伯。）

（在经历了原始纪年的残酷圣战之后，曾经参加圣战的许多种族纷纷衰弱或是归隐，而曾经最为弱小的人类则向天父祈求，天父将魔法的才能散播给了人类，使得人类得以在这片残酷的大陆自保。除了普通的平民之外，人类如果被证实拥有魔法或武术的天赋技能，可以选择向教会或者国家效忠，成为圣洁的光明法师或者英勇的龙骑士。）

（与因为魔法天赋而被教会发掘的内奥米不同，我是因为徒手砸碎村长爷爷的，号称两个纪年前传下的，工匠矮人用最最坚韧的冰寒玄铁制成的盾牌后被认为有着成为战士的潜力，才勉强加入了教会。和内奥米告别了家乡的亲人，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距离村子最近的附属城市——梅德尔城的圣约魔法战士学校进行学习。）

内奥米：亲爱的伊莱沙伯，不是我说你，我认为哪怕作为一个战士，你也应该学习一些魔法史，这对我们领悟魔法和武道都将是很有帮助的……

（下了课内奥米就开始絮絮叨叨，我不服气地翻了个白眼，笑嘻嘻地打断了她。）

我：我是个战士嘛，有力气就好了，学那些文绉绉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再说了，那些历史距今已经太过遥远，谁知史书记载的是真是假？

我：倒是你，甜美的内奥米，让我来猜一猜，今天你的信箱里是否又塞满了学长们表达爱慕的信函？

内奥米：天哪伊莱沙伯，哪怕你是我最亲密的挚友，也请你不要再这样打趣我了！

（内奥米生气地瞪了我一眼，娇艳如花的脸颊羞的通红。不得不说我她真的长得很好看，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喜欢看她炸毛的原因。）

内奥米：其实伊莱沙伯，你长得比我漂亮多了，就是太不注意打扮了……如果你能把你从路上捡东西的癖好改成收集修饰面颊的香露，我敢保证，给你寄信的人一定比我多。

我：但是肯定没有最最帅气的布鲁斯学长的信啊，毕竟他可是内奥米你最忠实的爱慕者……

内奥米：你够了！！！伊莱沙伯！！！

我：哈哈哈哈内奥米，我错了。不过说真的，我对那些才没有兴趣呢，还不如去骑士所喂龙！亲爱的内奥米，下午我还要去诺德奶奶的酒馆帮忙打工，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如我们晚上再聊吧，快想想你要给学长回什么信！

（在内奥米愤怒的声音中，我快乐地往教室外走去。）

（父亲在我来到学校的第三年病逝了，留给我的遗产在交了学费之后早已所剩无几。战士的学制比魔法师短，但也需要五年。作为一名家境贫寒的穷苦学生，我在房东太太的介绍下在学校外的一家酒馆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兼职。）

（至于捡东西，是内奥米的戏称。因为我很喜欢去旧城区的集市淘东西，也常常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有价值的物品，所以被内奥米戏称为捡东西。）

诺德奶奶：今天也是辛苦你了呢，伊莱沙伯，这是你这个星期的薪水。另外，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将这些剩下的黑面包带回去吧。

我：好的，谢谢您，善良的诺德奶奶，愿慈仁的天父保佑您，愿圣光与您同在。

（我亲了亲诺德奶奶布满皱纹的脸。她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虽然有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吝啬，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位很可爱的老太太呢。）

（我谨慎地将薪水放入怀中，用兜帽将自己的黑发藏好。梅德尔城并不是一个治安多好的城市，远处教堂的钟声已经响了整整九下，我独自穿行在幽深的巷子之中，心中有些不安。）

我：最近总感觉有谁在盯着我……愿慈仁的天父保佑，让我安全地到达……谁？！是谁在哪里？！

（角落里一只灰色的老鼠窜了过去，不一会传来它啃食垃圾的声音，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早春的梅德尔城还是有一点的寒冷，我裹紧了身上的斗篷。）

我：是错觉吗……唔！！！

（是谁？！从背后捂住了我的嘴！）

流氓A：哟，今天的运气不错，是一个可爱的小姐呢。

流氓B：小姐，这么晚还在街上游荡，不怕遇到来偷窃香吻的魅魔吗？

流氓C：还是说……小姐你就是在街上等待我们的？

（流氓们脸上露出了张狂的笑容。我生气地眯了眯眼，将袖子挽起，露出了自己纤细的胳膊。）

我：哦？是吗？可能我就是在等你们吧……

我：那么，是一个个上，还是一起来呢？

（几声惊恐地惨叫声之后，我从最后一个流氓的怀里摸出一个打满补丁的袋子。）

我：啧啧，还以为是多么厉害的存在呢，就你们这样的还想来抢劫我？

我：滚！下次再让我看见，看我不把你们交给教会的巡逻队！

（今晚的收货还是蛮不错的啊！我垫着手中的袋子，忍不住开心地哼着小曲。这么多的钱，武器店新出的巨剑看来是可以入手了……）

（可是没过多久，那股子熟悉的，被人盯着的的感觉再一次地出现了。）

我：……啊烦死了，到底，到底是谁！！！！

（噗通！）

（远处的墙上突然掉下来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把我吓了一跳。）

我：这是什么嘛……难道今晚撞大运了？又有人给我送钱？？？

（不要慌张，反正我力气大，不是弱小的内奥米。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向巷子深处走去。）

我：这是……人？？？！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我慢慢地靠近他，他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地上，身下的土地弥漫着潮湿的腥气。）

我：……喂，你……你没事吧？

（没我颤抖着将手探到斗篷下的阴影里，轻轻地戳了戳“他”——没有反应？）

我：我的天哪……该不会……死，死了吧？？？！！！

（我刷地一下掀开了“他”的斗篷，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洒落的一片银白色的月光。）

我：天……天哪……

我：这么美丽的……男人……？

（与其叫男人，叫男孩可能更加地合适？银色的发丝铺散在了我的手臂上，秀气的眉毛下是高挺的鼻，和紧抿的唇。他深深皱着眉头，好像忍受着巨大的痛楚一般，苍白的近乎透明的脸上没有一丝的血色，却更显出一种虚幻的美貌。而与他神圣相貌不相符的是他的耳朵上所戴着的逆十字架的耳钉，银黑色的逆十字架上紧紧缠绕着象征不详与罪恶的锁链，红色的鲜血从十字架尖端滴落，渗在了土地里。）

我：逆十字架……恶魔的标志……？

我：够了……伊莱沙伯，现在不是你犯花痴的时候！还好，还好还有呼吸，如果是一具尸体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请问，那个，你……你还好吗？可以说话吗？

（就在我再次伸手想要靠近他的时候，突然，一双冰凉的手挡住了我。）

陌生男孩：这里，是哪里……

（我却已经彻底被这双眼睛吸引住了，这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呢？如月光一般冰凉的灰色瞳孔，仿佛里面有化不开的浓雾和冰霜一般。可是又如同最上等的钻石一般的纯澈透明，泛着盈盈的光泽。我仿佛被吸了进去一样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陌生男孩：你是……？

（我回过神来，反手握住了他的手。）

我：不要，不要紧张，我叫伊莱沙伯，我带你去找医生……

陌生男孩：不要医生……

（男孩静静地看了我一眼，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露出了虚弱的姿态。他皱着眉低低地咳嗽了两下，脸上泛起了病态的潮红，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的茫然和不安，似乎完全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我：那你还可以走吗？我带你回我家，我的室友内奥米的治愈术还算不错……

陌生男孩：……

（他很干脆利落地又昏了过去。）

（我沉默了半晌，将那一头美丽的银发塞进兜帽里，然后将他背在了身上。）

我：该说还好我力气大吗……

（我很瘦，他比我还瘦，看着才十三四岁的样子的男孩子，怎么会受这样重的伤？难道他是哪个冒险队的成员？以及那个逆十字架……这个男孩子的身上如同一团浓雾笼罩，这我的心理有一种淡淡的不安，我无法做到将这样一个重伤的人丢在路边不管，但是捡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回去，我大概又要被内奥米责怪了。）

（我就这样背着这个陌生的男孩子，向着家的方向走去。路上，他的一缕发丝吹拂到了我的脸上，痒痒的，我深吸一口气，轻轻地呼出，将那一缕调皮的发丝吹开。月光落在青砖上，我慢慢地向前走着，脚步声伴随着我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地，有一些地沉。他浅浅的呼吸吹拂在我的耳畔，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我突然地胸口很疼，是那种一抽一抽的，窒息的疼痛，我的眼睛突然有点酸酸的，想哭，可是为什么？耳边又回想起梦中圣女圣咏的样子，和风中传来的淡淡的吟诵声……）

（……赐予你皈依，赐予你庇佑，主即是暖阳，使你灵魂得以安息，感激恩沐，主即是神明……）

（神圣的六翼天使在天边歌唱，主位上，面容模糊不清的男子举起手来，众生顶礼。）

（哈利路亚。）